

★紐約時報風雲好書、洛杉磯時報年度好書

喪失恆存於我們的生命之中。
世上的苦難是太多——還是剛剛好？

達爾文的蚯蚓

——亞當·菲立普論生與死

Adam Phillips 著

江正文 譯

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

李宇宙 導讀推薦

Darwin's Worms

心理 Psyche 007

達爾文的蚯蚓——亞當·菲立普論生與死

作者／Adam Phillips

譯者／江正文

發行人／簡志忠

社長／李敏勇

出版者／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11樓之1

電話／(02) 2570-3939

傳真／(02) 2570-3636

郵撥帳號／19423061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／譚寶璇

美術編輯／劉鳳剛

校對／劉羽雯

法律顧問／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詹文凱律師

印刷／祥峯印刷廠

2001年3月初版

Darwin's Worms

Copyright © 2000 by Adam Phillips

Chinese (Complex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2001 by The Eurasian

Publishing Group (imprint: Athena Press)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utyens & Rubinstein Literary Agency

through Arts 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, USA

All Rights Reserved



究竟出版

心理

Psyché

達爾文的蚯蚓

——亞當·菲立普論生與死

Darwin's Worms

亞當·菲立普 著

江正文 譯

達爾文的蚯蚓

——亞當·菲立普論生與死

目錄 CONTENTS

導讀：死亡的生態學與精神分析

李宇宙

005

前言

015

達爾文讓蚯蚓翻身了

051

佛洛伊德之死

085

結語

139

導讀

死亡的生態學與精神分析

李宇宙

有一種雌章魚的死亡故事是這樣的，她的一生只交配一次，過後會攜帶著受精卵努力尋找一個海底巖窟，然後在某處礁石上「著床」。從此她不再攝食，只是專心一致地，每隔幾秒鐘向葡萄串樣的千萬魚卵噴灑海水。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她逐漸地衰弱下來，然後枯竭死去，那些光彩奪目的小魚卵孵化後終究只有幾隻能夠存活。不知道人類會如何解讀雌章魚的生死，也許無非是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，或母愛果然真偉大的感嘆。

人類有一種腦力激盪遊戲是，假如還有多少時間好活，你準備如何如何度過。這類遊戲其實有著人生哲學命題的意涵，但通常會在插科打諢中被輕佻帶過。原因是對於無法經驗的死亡，無論古今中外，人們根本上就難以真正地體悟或實踐。也許只有得了重

大不治之症的人才資格論斷生死，因為他們最想知道的是，自己究竟還能活多久；而究竟該如何度過，屆時卻往往已不再是問題。

在久遠的文明歷史中，人類對死亡有一貫的信仰堅持和唯心主義認知，同時也藉著死亡的文化和儀式建構來延繫社會。但是在歷經本世紀大規模的生育繁衍和戰爭死亡後，這些認知信仰的基調彷彿越來越模糊而且不確定。雖然歷史上不乏作家和高僧大德一再地重述死亡，但大多時候，出發點仍然是對天國永生的嚮往，或者是拒絕死亡的策略宣言。似乎只有在今天，死亡學才逐漸擺脫被視為「烏鴉嘴」的命運，真正開始獨立成爲一種論述。

過去幾年來，生死學逐漸成爲大眾所關切的人生和社會性議題。從學院的哲學與宗教講座、到死亡學的譯介出版，「不知生焉知死」的人生守則彷彿一下子翻轉爲「不知死焉知生」的生命意識。社會心理學者認爲，這是個青少年徬徨、老年人口問題滋生的後物質主義價值時代，因此生命的意義和尊嚴重新獲得重視。或許是社會多變世事無常，死亡成爲後現代「不確定性」焦慮的投射，或是絕望的隱喻。鑑於臨終患者照護的需求和安寧病房運動的興起，國內有關生死學的譯介和討論的確有越來越多的趨勢。這

些書籍較多著眼於醫學倫理學層次的應用，專業的哲學修辭減少了，實踐性價值也大為提高。但是和積極討論存在主義的年代相較，世紀末的生死學似乎又少了些什麼。

亞當·菲立普的這本《達爾文的蚯蚓》，內容在討論生命與死亡的故事，是一本奇特另類的西方生死書。作者從西方傳統基督教信仰開始出現危機的十九世紀出發，運用當代兩大世俗化科學典範人物的著作，試圖重述死亡的真諦。其中一個是近代生物哲學革命祭酒的達爾文；另一個是當代精神分析理論起點的佛洛伊德。長久以來，信仰的文明不斷地提示人類永生與救贖的可能；「內在得著」和「屬靈充滿」成為人們填補虛空最重要的教諭。但從上個世紀末起，人類開始分析自己對死亡絕滅的恐懼和不安，哲學家們尤其爲了改變人類的「本質」而努力。從齊克果到尼采，海德格到沙特，死亡都是共通而且重要的命題之一。但是那些詰屈聱牙的哲學修辭，如果必須再加上生冷的翻譯，相信除了哲學生或青慘少年外，能夠琢磨研讀的畢竟不多。《達爾文的蚯蚓》的作者在本書中另闢蹊徑，重回達爾文和佛洛伊德的文本，尋找有關死亡論述的蛛絲馬跡。信手寫來，其實談不上「論述」，倒是頗像閱讀筆記，不過卻頗值得一讀。作者一向的慧點不僅在書寫日常生活情感時顯露無遺，即便在生死學這種「形而上」的課題中，都

應用裕如。

和存在主義大師們相比較，達爾文的和佛洛伊德的死亡學大概易讀得多。除了宗教哲學、心理社會學、文化人類學外，死亡也許還有精神分析學和生態學。作者並無意建構什麼偉大的論述，只是提供另一個顛覆「生命意圖本能」的小小書寫實驗。內容中沒有多少像「存在先於本質」，「本質先於存在」，或是「死亡乃由自己的獨一性和存在所構築而無可替代」之類的箴言。作者當然也不談「得著」、「充滿」、或是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之類的信條，談的較多的反而是喪失場景中的新生事物，和殤慟的承載力量。另外，從達爾文和佛洛伊德談死亡，比較不像哲學大師們素來偏重的，以個「人」為主體的實現與超越。用蚯蚓或傳記寫作來討論死亡，無疑地多了一些諧擬的趣味和嘲弄，而無須涉及倫理學的論證，這是亞當·菲立普的慧點。其實早在「死亡大師」海德格之前，佛洛伊德也已經開始對死亡展開沈思，但是佛氏從未曾被海德格所引用（因為佛氏是猶太人的關係？）。

佛洛伊德認為，當我們嘗試想像死亡的時候，會迅速成爲一個旁觀者，所想的是別人的死亡，或者和自己無關痛癢的死亡。有人尖酸地說，他人的死亡對於個體（我）的

意義泰半是免死狐悲式的感傷。一般人總是儘量不提死亡，尤其對「我」自己的消失更難以想像。精神分析的一個命題是，意識裡沒有人相信自己早晚都「即將」死亡。要建立起一個「死亡本能說」，對於佛氏而言，並不容易，相信比愛（Eros）和「原力」（libido）的理論還要困難許多。甚至在人的潛意識中，每個人都堅信自己的不朽和永生，這是必須信奉上帝的充分必要條件。我們經常將死亡視為偶然與意外事件，並且對逝者極盡讚美奉承，甚至經常超過對生者的評價，這種讚美是畏懼的防衛嗎？換句話說，人們和死亡原來的關係是不誠實的。當然大多數人都知道，每個人都從大自然中獲得生命，最後也必須以死亡來償還代價。這種「我」的消失是無可避免的，但是卻又想要否認這個消失，藉著某種「自欺」繼續活下去，自傳寫作的意義也是如此。

亞當·菲立普將這本死亡學的小書定名為《達爾文的蚯蚓》，主章節則為達爾文「讓蚯蚓翻身」。也許對不少人來說，蚯蚓是一種滑亮噁心的爬蟲，只配在海底鑽營。傳統上，蚯蚓是死亡、腐化、卑微的象徵，是「潔淨」地表下的感染物。但是達爾文翻看「牠」和土地生機的關係，對照人類對自然土地的粗暴和卑劣。嚴格說來，要評價生物存在意義的層次的話，蚯蚓絕非低等。在土地裡，有蚯蚓和被埋葬的親人為伴，裡邊有

達爾文早逝的母親和女兒，讓他的殤慟一直延續到晚年。讀者可以想像，達爾文並非大家刻板印象裡那位「非人」的生物科學家。乍看之下，演化論將人類編派為眾生平等，而非依神的形象所造。但是細究之下，達爾文其實是生態主張者，有著更深層的「解放」神學韻味。關於蚯蚓，有一段達爾文的軼事是這樣的：後來成為妻子的小表姊和童年達爾文一起釣魚的時候，曾經不忍心看著活蚯蚓被魚鉤穿過的慘狀，先將「牠」放入鹽水安樂死再使用。據說其後一生，達爾文釣魚很少成功過。也許這是大師晚年極度耗弱下，最終為蚯蚓正名的「情結」，留下了一種令人驚奇的死亡敘事方式，至少亞當·菲立普這麼認為。

相對於對佛洛伊德的死亡，作者似乎顯得嚴肅得多，也許和他的精神分析本行有關。假如「蚯蚓翻身」一章是死亡詩學的暗喻；「佛洛伊德之死」一章便是作者自己的死亡模擬。作者在這裡有意避開對「死亡本能」的心理科學鋪陳，反而選擇佛氏一九二五年出版的《自傳研究》一書作為主要的切入點。佛洛伊德曾經親手毀掉十四年間所有的筆記、信件、引用的文獻和論文手稿。對於一個一直汲汲於在歷史中定位的佛洛伊德而言，是不可思議的事。對於後世的研究者來說，更令人覺得尷尬，重新領教到這個人

的機巧。簡單來說，佛洛伊德的死亡形上心理學是：想留下什麼，結果沒有留下什麼；不留下什麼，卻可能成爲什麼的背反。

佛洛伊德曾經觀察玩味一歲多小孫女的獨門遊戲：於母親不在時，自顧玩著捲輪遊戲，當她拋擲時，捲輪消失在床沿，一面發出「Oooo…」的聲音（德語「fort」是「gone」的意思）；然後她藉著手上的線圈將玩具拉回來，捲輪再度出現在視線裡時，又發出「Da…」的聲音（德語「在那裡」there的意思）。這是「有」和「無」，「存在」和「不存在」（或死亡）潛意識的個體發生學原型。當我們在討論生死問題時，可能即是在重複這種隱藏的語言遊戲，所以「不存在」或「死亡」也可能是一種消失／回轉間的慾望遊戲。佛洛伊德藉著伊底帕斯王自殘雙目後方始知曉宿命的神話，發展出「洞察」（insight）的理念，其實和達爾文喜歡利用「忽視／過度觀看」（overlook）這個字眼，來暗示「地底所埋葬的往往也是被忽略的」這個事實，兩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

沙特有一短篇小說《牆》，形容一個內戰時被判罪宣告死刑的國際軍，觀看共同臨刑犯友的反應，敘述自己的憤怒、汗濕、疼痛，到最後的漠然，其實是恐懼無從準備即將發生的死亡。有一段話是這樣的：「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有人告訴我，說我被饒恕

了，可以安然回家，我還是會漠然：當一個人失去永恆的幻覺時，幾小時或幾年的等待，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……。」這是死亡敘事中最被稱頌的文本。

杜斯妥也夫斯基在《白癡》裡關於臨刑情境，也有一場精彩的敘述，不知是否作為沙特寫《牆》的範本。一個臨刑前的犯人在執行宣告後，在二十分鐘後又被改判，得以向人述說他的刑場經驗。由於確信自己在數分鐘內即將死亡，時間開始變得永恆無盡又空虛。腦海中盤旋著的僅存意識是：只要沒有死亡，能夠回復生機，它將屬與我的一切；我將把每一剎那化成永恆，不再失落任何事物。結果是這種與死亡對決的意識變得強烈萬分，甚至希望自己趕快被槍殺。或許就人類而言，只有在生死對決的夾縫中，自由死亡的意義才能真正被凸顯。

閱讀《達爾文的蚯蚓》最深沈的回響是，人們也許可以想像，死亡果然也可以是一種慾望，無論對個人或集體而言。

※李宇宙，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兼作家，著有《上帝在玩擲骰子》。

這個男人熱愛大地，不愛天堂，足堪死去。

——斯蒂文斯 (Wallace Stevens)，〈墮落中的男人〉

自然也不會永保超自然的狀態。

——克拉夫 (Arthur Hugh Clough)
日記，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五日

科學假定，由於科學工作創造的事物值得了解，所以應該非常重要。顯然，我們所有的問題皆源自於此，只因這種假定無法以科學方式證實。

——韋伯 (Max Weber)，〈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〉

快樂是某種完全主觀的事物。

——佛洛伊德，〈文明及其不滿〉

前言

天性不過是過度的另一種稱呼。

——威廉·詹姆斯（William James），《多元宇宙》